

# 走進歷史田野

歷史人類學的

愛爾蘭史個案研究



編◎西佛曼 & 格里福

(Marilyn Silverman & P.H. Gulliver)

譯◎賈士蘅



歷史與文化叢書

# 走進歷史田野

歷史人類學的

愛爾蘭史個案研究



歷史與文化學社

編◎西佛曼 & 格里福

(Marilyn Silverman & P.H. Gulliver)

譯◎賈士衡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8

# 走進歷史田野

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編/西佛曼&格里福

Marilyn Silverman and P. H. Gulliver

譯/賈士衡

麥田出版

Approaching the Past  
Copyright © 1992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5 by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與文化叢書 8

## 走進歷史田野

——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編者……………西佛曼&格里福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譯者……………賈士蘅

●主編……………盧建榮

●責任編輯……………林志懋

●發行人……………陳雨航

●出版……………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2396-5698 傳真：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 F，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2060833 傳真：603-2060633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405 號

●初版一刷 1999年4月1日

ISBN：957-708-752-3

售價：450 元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作者簡介

當娜·柏德維爾—斐桑 (Donna Birdwell-Pheasant)

美國德克薩斯州波蒙特市拉瑪大學人類學副教授

撒穆爾·克拉克 (Samuel Clark)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西安大略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P. H. 格里福 (P. H. Gulliver)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約克大學人類學傑出研究教授

尼克拉斯·羅傑斯 (Nicholas Rogers)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約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

約瑟夫·汝安 (Joseph Ruane)

愛爾蘭寇克郡寇克大學學院人類學講師

瑪麗蓮·西佛曼 (Marilyn Silverman)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約克大學人類學副教授

威廉·史邁斯 (William J. Smyth)

愛爾蘭寇克郡寇克大學學院地理學教授

羅倫斯·泰勒 (Lawrence J. Taylor)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伊斯頓市拉法葉學院人類學教授

瓊恩·文森 (Joan Vincent)

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學院人類學教授

## 譯者簡介

### 賈士衡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班肄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博士班肄業。曾服務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任美國丹佛美術館研究員，並從事翻譯工作。譯有《英國史》、《英國社會人類學》、《英國社會史》、《歷史的再思考》、《帝國的年代》、《他者的歷史》等書。

# 目 錄

## 輯一 導論

- 1 歷史人類學和民族誌的傳統 11  
個人、歷史和知識性的考量  
瑪麗蓮·西佛曼 & P. H. 格里福

## 輯二 從愛爾蘭民族誌中解讀過去

- 2 愛爾蘭饑荒的政治大合唱 89  
佛曼那夫郡，1847年5月  
瓊恩·文森
- 3 由捕魚者到偷捕魚者 117  
十九世紀諾爾河鮭魚漁場的公共權利和私有財產  
瑪麗蓮·西佛曼
- 4 信仰的語言 167  
十九世紀當尼格爾西南部的宗教論述  
羅倫斯·泰勒
- 附錄四之一：救贖會士的講道辭 192
- 附錄四之二：聖龕前的農民 199

- 5 基爾肯尼郡南部的商店主和農民 205  
1840~1981  
P. H. 格里福
- 6 二十世紀早期的愛爾蘭主幹家庭 235  
克瑞郡的一個個案研究  
當娜·柏德維爾—斐桑
- 7 讓征服文件說話 267  
十七世紀提普拉瑞郡和基爾肯尼郡地產、社會和聚落的轉型  
威廉·史邁斯

### 輯三 解讀人類學、社會史和歷史人類學的過去

- 8 殖民主義和愛爾蘭歷史發展的詮釋 327  
約瑟夫·汝安
- 9 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與近代歐洲的形成 361  
撒穆爾·克拉克
- 10 社會史中的人類學轉向 393  
尼克拉斯·羅傑斯
- 參考書目 415
- 索引 453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8

# 走進歷史田野

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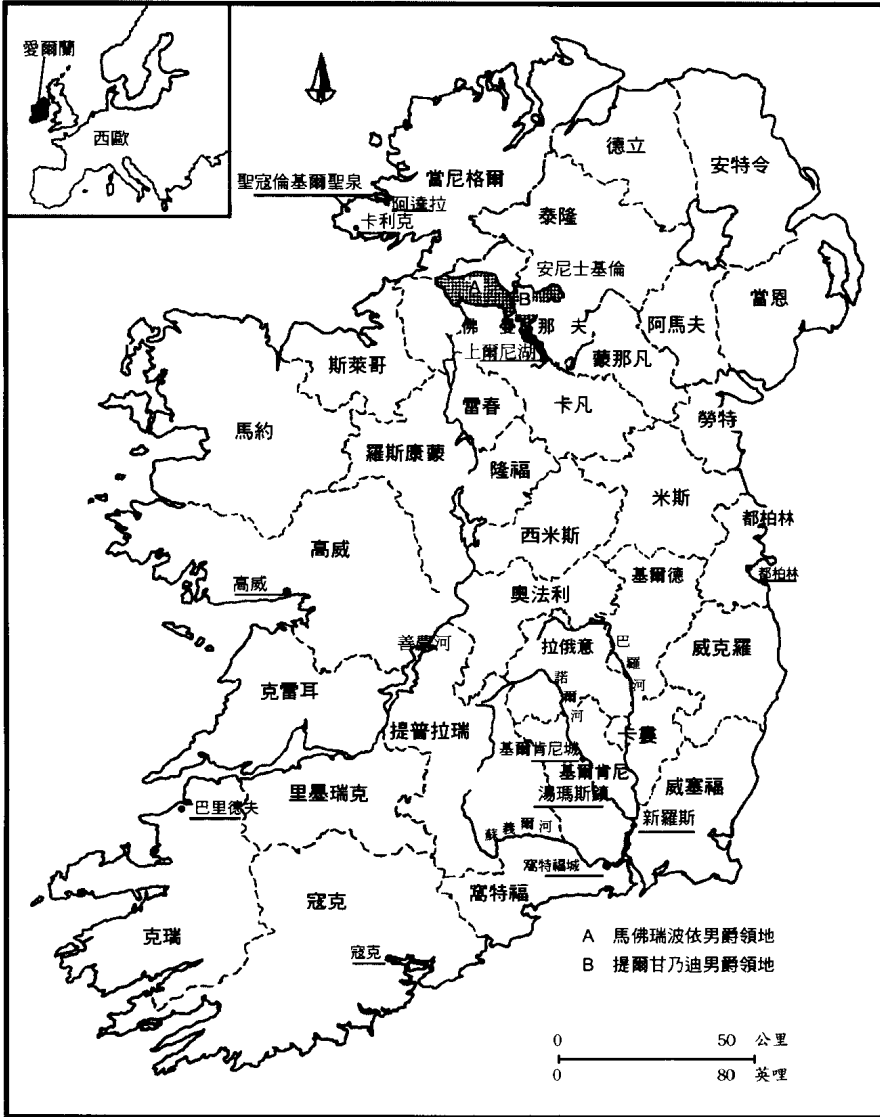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編/西佛曼&格里福

Marilyn Silverman and P. H. Gulliver

譯/賈士衡



輯 一

---

導 論



# 歷史人類學和民族誌的傳統

——個人、歷史和知識性的考量

瑪麗蓮·西佛曼／P. H. 格里福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雖然，簡單的說，本書乃產生於 1989 年 4 月所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可是它的起源，是比較複雜的若干經驗和思想路線的輻合。走過這些路線的是許多研究愛爾蘭民族誌 (ethnography) 的人類學家。這樣的人類學家感到非研究過去不可，也就是「寫歷史」(doing history) —— 因為愛爾蘭在史料編纂 (histography) 上有不可忽略的強大傳統，因為其現代的本身沒有什麼道理，也因為人類學的本身是在不斷改變。在寫這一篇文章時，我們嘗試捕捉經驗和構想、人類學和歷史學、個人和知識，其間的相互作用。雖然我們的目的，是在於建立一個脈絡，可以安置本書中各篇文章，但也同樣希望提出一個史觀，可以激勵像我們這種隨時隨地想要探討過去的人類學家。

「做歷史工作」：

一段個人和人類學的漫遊歷程，1979～89

1979年夏天，我們首次在愛爾蘭共和國住了幾個星期，目的是想找一個農村地點，作為下一年長期田野研究作業的場地①。在讀了一些愛爾蘭的歷史、了解了一點背景以後，我們認為愛爾蘭農村的一般性歷史脈絡相當明確——對於這個脈絡的記述有其根深蒂固的史料編纂傳統，且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也有專門研究愛爾蘭歷史、數量可觀的機構投入其中；這個記述傳統甚至創造了本身歷史著作的全面性史觀②。由這些文獻中，我們得知愛爾蘭的農村是農民的家園，而它的過去是由農民騷動和不甚英明的領袖所領導、不間斷的民族運動。比較晚近的文獻，又加上了一種重要而細膩的看法——源自經濟、文化「二元論」和區域性差異的構想。看起來這個共和國包含至少兩個區域：東部和東南部是一區，西部是另一區。前者有商業前景看好的農業、「現代的」價值觀念，以及活潑的群落生活。在後面一區的，是僅能維持基本生活需求的農業、「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式微中的群落生活③。

那個時候，也就是1979年，我們認為，這種區域性差異，不是功能學派的解釋、文化持續或崩潰的觀念，或單憑農業部的結構所能解釋。相反的，我們認為必須同時探討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並與更廣大的世界脈絡相聯繫。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如果要了解現代的結構和文化差異，就必須審查過去。在1970年代晚期，這意謂「地方層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透過應用到地方層次和區域性活動場所的政治經濟分析，現在和過去都可以說明。我們的研究焦點和分析指向，是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論中「聯結」(articulation)和「階級形構」(class formation)的概念④。這種對於地方層次政治經濟的關懷，也表示我們決心避免通常人類學在愛爾蘭的偏好，亦

即將一個地點(locale)、一個教區、一個村落或一個島嶼轉化為一個「群落」(community)——一個有一定範圍的、封閉的和文化上均質的地方⑤。

在1980年六月休假期間開始的時候，我們在基爾肯尼郡(Kilkenny)一個湯瑪斯鎮(Thomastown)的農村地點安頓下來。我們故意的選擇了東南部，避開人類學家常去的所謂傳統性和一般以為神祕的西部⑥。由於我們需要劃定採集資料的範圍，我們慎重的用兩個包含湯瑪斯小鎮及小鎮四周農業腹地的「行政—選舉單位」來界定它⑦。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可以使用官方的資料：人口調查、農業報告、選舉報告，以及濟貧聯合會記錄，都是以這樣的單位為範圍來編纂的⑧。我們的意向是徹底的研究這個地區。由1901年(現存最早個別戶口調查的那一年)一直到1980年。我們想要進行通常的參與式觀察以及非正式的訪問，並且收集由1901~80這一段時期所有能得到的文獻⑨。

我們先由教區牧師那兒得到許可，抄寫受洗和婚姻的教區記錄。有好幾個月之久，我們每天早上坐在他的飯廳做數以百計的索引卡⑩我們也開始找人，且以參與式觀察者的身分和他們接觸。但是，正像大多數田野工作初期的人類學家一樣，不認得什麼願意好好和我們談話的人，我們不得不花了許多個下午浸淫在愛爾蘭歷史書之中。我們找文件資料；同樣重要的，我們也試著掌握「愛爾蘭歷史」的大綱。在這兩方面都沒有什麼困難，因為這些歷史書中不僅有無數的檔案參考資料，也有各種事件的完整紀年，似乎形成了貫穿愛爾蘭歷史的一條線索。看上去，許多事情是由1845~49年的饑荒開始，這以後是一段經濟復甦期，接下來又是經濟的不景氣、「土地戰爭」(Land Wars)和愛爾蘭自治主義政潮、再現的繁榮和政治修好、獨立戰爭(War of Independence)和內戰(Civil War)、1920年代的分裂、1930年代所謂的經濟戰爭(Economic War)、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不景氣，以及最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經濟擴張。

由這種對愛爾蘭歷史的研讀看來，1901年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它不標示出任何重大的事件或過程，我們很快便認定它不是一個好的時間起算點。我們決定往前推一點，上溯自1879年，這是「土地戰爭」開始的那年——這場政治騷動導致了農村土地改革和擁有土地的愛爾蘭「農民階級」的創建。我們決定閱讀土地戰爭時期的報紙，並且找關於湯瑪斯鎮的新聞，可能的話也包括基爾肯尼郡。我們在一開始時先看都柏林(Dublin)出版的民族主義派報紙。上面有來自愛爾蘭各處的報導，但關於基爾肯尼郡的幾乎沒有什麼報導。因而，我們找出那個時期的兩份郡報。但是它們也只是報導一些事件、集會和愛爾蘭其他地區的暴亂，主要是西部地區的暴亂，偶爾登載一篇關於土地聯盟(Land League)在湯瑪斯鎮附近或在基爾肯尼郡南部集會的報導。

我們的結論是，土地戰爭不會是湯瑪斯鎮的一件大事，因而又決定把我們時間點再往前推。這一次我們所挑選的年分，是史書宣稱為「現代愛爾蘭歷史大分水嶺」——1845～49年的饑荒——之前幾年<sup>⑩</sup>。再一次，我們翻閱基爾肯尼郡的報紙<sup>⑪</sup>：上面充斥著主要是愛爾蘭其他地區的饑荒報導。而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我們讀了1840到1980年間所有年分的報紙、參考其他的檔案資料，並由眾人口中探索以往的故事時，看上去不論我們由何處著眼，似乎湯瑪斯鎮不是只發生過很少的事情，就是「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情」<sup>⑫</sup>。

1980年時，在寇克(Cork)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一個跨領域研討會上，我們提出這個問題，表達出困惑難解：看上去好像湯瑪斯鎮竟置身於愛爾蘭歷史之外。在場的歷史學家覺得有趣。他們知道並且欣然承認：所謂愛爾蘭歷史，是地方性和區域性事件的混合物，合起來創造一個民族主義(以及日後修正主義)意識形態所主張的統一而連貫的整體。他們並不奇怪一個特定的地方或區域，從來沒有經驗過日後成為所謂愛爾蘭歷



史一部分的任何事件。他們也承認：這樣的空白比較容易出現在東南部。

這些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已經由前幾個月的經驗中所得到的結論。然而，我們認為最困惑和好奇的，是歷史學家對於我們的異議和關切完全不感困擾。這一經驗使我們更體了解「過去」(the past)的脆弱性，史料編纂的反覆無常。因為，雖然湯瑪斯鎮不載於史書，但它當然置身在歷史之中並且有一個「過去」。

爲了復原這個「過去」，爲了寫這段歷史，我們面臨了兩個直接的問題。首先，我們認識到：原始的資料(如報紙、國會命令)不僅雜湊，而且受到原因不明的污損，情形相當嚴重。這些資料不僅是集中於當時重大新聞事件，而且也集中於這些資料製作者所關注的議題和事件<sup>④</sup>。因而，在饑荒與土地戰爭期間，基爾肯尼郡的報紙很少登載本地新聞，而廣泛報導愛爾蘭其他地區與饑荒和戰爭有關的事件。因此，儘管「過去」在發生、「國家／民族歷史」的骨架正在建構，像湯瑪斯鎮這樣的地方經驗卻被忽略。

其次，就我們關注的湯瑪斯鎮這個特定地點來說，歷史學家所使用的許多種文件要不就根本沒有，要不就是不會留傳下來。比方說，我們沒有找到十九世紀的地產文件、私人日記、信函或回憶錄，而重要的英國國會委員會也少見湯瑪斯鎮地主或居民的憑證。

由於這樣的限制，我們提出四個問題：

一、在湯瑪斯鎮這樣的地方層次，如果曾發生任何事件，那會是什麼？而這樣的地方經驗，又是如何受其他地方的事件(所謂的全國和國際事件)、和湯瑪斯鎮居民對它們的認知所影響？

二、如果所謂國家／民族史的建構如此武斷，而其內容有所偏失的，那麼人類學家如何能加以採用？

三、既然湯瑪斯鎮的歷史不是國家／民族史事件的地方性反映，那麼